退庵隨筆

退菴隨筆卷十三

福州梁章鉅茝林編

知兵

昔杜樊川之言曰大儒在位未有不知兵者顧兵家者流大抵以權謀相尙儒家者流又往往持論迂闊諱言軍旅不知軍禮爲五禮之一古人學禮不聞舍其一不學也兵家成書具在師心自用者非泥古不化者亦非惟在讀者知所取舍而神明於其間而已

古陣法惟諸葛武侯八陣李衛公五花陣爲有根五花原

於鄉遂之兵八陣原於都鄙之兵鄉遂之兵以十爲數起於五都鄙之兵以八爲數起於井田之八家世所傳握奇經卽因武侯八陣之法推演爲圖託之風后唐獨孤及有八陣圖記曰黃帝順煞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風后握機制勝作爲陣圖故八其陣所以定位也衡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旁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游軍以案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犄角則四奇皆出云云所說皆與握奇經合疑後人卽

因獨孤及此記衍爲此經高似孫子畧曰馬隆本作幄機序曰幄者張也大將所居言其事不可妄示人故云幄機蓋因握幄字近而附會其文今本題曰握奇則又因經中有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奇之語改易其號其實漢志兵家並無此名也

今所傳六韜六卷亦僞書六韜以文武龍虎豹犬爲次與莊子經典釋文所云文武虎豹龍犬之次不合其龍韜陰符篇所言陰符克敵之符長一尺破軍之符長九寸失利之符長三寸云云蓋不知陰符之義而誤以爲符節之符

尤爲鄙陋胡應麟謂其文代陰書等篇爲孫吳尉繚所不屑道不知宋代何以與孫吳諸書同頒之武學也

宋元豐時以六韜孫子吳子司馬法及黃石公三畧尉繚子李衛公問對爲武經七書列在學官然今所傳六韜因莊子金版六弢之語附會成書今所載三畧文義不古斷非圯橋授受之舊李衛公問對則前人以爲阮逸所僞撰尉繚子言雖近正然漢志列之兵家者實三十一篇今所傳本止二十四篇似亦非完書我　朝康熙年間太原總兵馬見伯疏言武經七書注解互異請選定一部頒行經

部議駁李文貞又奏請令習武者專讀左傳
上云左傳浮夸昔人曾議之四十八年
諭大學士等曰武經七書朕俱閱過其書甚雜未必皆合於正所言火攻水戰皆是虛文若依其言行之斷無勝理且有符咒占驗風雲等說適足啟小人邪心昔平三逆取臺灣定蒙古朕料理軍務甚多亦曾親身征討深知用兵之道七書之言豈可全用孟子云仁者無敵又云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是王道與其用權謀詐僞無稽之言不若行王道則不戰而敵兵自敗矣王道二字即是

極妙兵法從古窮兵黷武皆非美事善戰者皆時至事迫不得已而後用兵也若吳三桂反時江南徽州府屬叛去一縣將軍額楚往征之有人獻策於賊云滿洲兵不能步戰若令人誘至稻田中卽可勝之矣豈知滿洲兵強勇爭先未及稻田已將誘者盡殺之此獻策之人亦爲我兵所殺用武經七書之人皆是此類今於武經七書作何分別出題及論語孟子一並出題之處著九卿定議尋議七書惟孫子吳子司馬法議論近正嗣後每考試用論二篇一出論語孟子一出孫子吳子司馬法從之

孫子一書爲百代談兵之祖葉水心以其人不見於左傳疑其書爲戰國初山林處士之所爲然史記載闔閭謂孫武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是十三篇確爲武所自著其杜牧所稱孫武書數十萬言者皆出於後人附益也此書注本極夥以魏武注爲最古若應武舉者所誦習之講章則鄙俚淺陋一一無足取魏武本知兵其注謀攻篇十則圍之謂操所以倍兵圍下邳而生禽呂布注九變篇城有所不攻謂操所以置華費而深入徐州得十四縣云云皆不覺自露所得亦可見其深於是書矣

吳氏六篇與晁氏讀書志合漢志言四十八篇者殆亦知孫子之八十二篇出於後人附益也吳起殺妻求將齧臂盟母爲人殊不足取然嘗受學於曾子持論頗不詭於正如對魏武侯言在德不在險論制國治軍曰教之以禮勵之以義論爲將之道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皆尙有先王節制之遺故終不能廢其書焉

司馬法一卷舊題齊司馬穰苴撰證以史記蓋齊威王諸臣追論古者司馬兵法附穰苴於其中實非穰苴作也漢志序兵權謀十三家形勢十一家陰陽十六家技巧十三

家獨以此書入禮類蓋其時去古未遠所言多與周官相出入足當五禮之一與一切權謀術數自別矣

漢志兵形勢家內有尉繚子三十一篇與今所傳五卷二十四篇者數不相合然實一書後來又有所亡佚也其大指在於分本末別賓主明賞罰所言尚爲近正如所云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又云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田宅士大夫不離其官府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嘗笑今之統兵者先馳示諭凡兵所過之地居民務皆閉門不出云云使

尉公有知當於空中大笑晁氏讀書志有張載注尉繚子一卷是講學家亦敢其書紀文達師云兵令一篇於誅逃之法言之極詳則又非漫無節制高談仁義者矣

紀文達師因黃石公事見史記三畧之名見隋志云下邳神人撰相傳出於太公即圯上老人以授張良者自漢以來言兵法者多以黃石公爲名史志所載有黃石公記三卷黃石公注三卷黃石公陰謀乘斗魁剛行軍秘一卷黃石公神光輔星秘訣一卷又兵法一卷三鑑圖一卷兵書統要一卷大抵皆附會黃老之旨務在沈幾觀變先立於

不敢以求敵之可勝操術頗巧惟鄭瑗井觀瑣言稱其剽竊老氏遺意不適於用其知足戒貪等語蓋因子房之明哲而爲之辭非子房受自圯橋之書明甚然光武詔書引黃石公柔能制剛剛能制柔之語實出書中所載軍讖之文其爲漢詔援據此書或爲此書剽竊漢詔則無可考至世又傳黃石公素書一卷則的爲作注之張商英所僞撰其後序稱盜發子房塚於玉枕中得之始傳人間又稱上有秘戒云云皆道家鄙誕之談不足與辨矣

世所傳李衛公問對三卷或以爲阮逸僞撰蘇老泉曾見

其草本或以爲唐末宋初村儒俚學所掇拾按衛公所著兵法世無完書惟通典中畧見大概此或遂因杜氏所有者而附益之於兵家微意時有所得井觀瑣言謂必出於有學識謀畧者之手是也

太白陰經見唐書宋史二志神仙感遇傳言唐李筌有將畧作太白陰符十卷卽此書惟今本止有八卷筌官終一郡其術亦未有所試不比孫吳穰苴李衛公諸人能有所表見於後世然杜氏通典取通論二家一爲李衛公兵法一卽此書宜爲談兵家所寶貴也

宋一代朝廷修講武備之書今惟存武經總要四十卷晁氏讀書後志稱康定中朝廷恐羣帥昧古今之學命曾公亮丁度等採古兵法及本朝計謀方畧凡五年書成奏御然仁宗爲守成令主武事非其所長公亮等亦但襄佐太平未嫻將畧存此一書姑與史志相參云爾

明代知兵者頗不乏人唐荆川順之之武編前集臚陳指要自將士行陣至器用火藥軍需雜術凡五十四門後集徵述古事自料敵撫士至堅壁摧標凡九十七門史稱荆川於學無所不窺凡兵法弧矢壬奇禽乙皆能究極原委

故言之俱有本末何惟聖　臣之陣紀第一卷曰募選束
伍教練致用賞罰節制第二卷曰奇正虛實衆寡卒伍技
用第三卷曰陣宜戰令戰機第四卷曰摧陷因勢車戰騎
戰步戰水戰夜戰山林谷澤之戰風雨雪霧之戰凡二十
三類在明代兵家中亦爲切實近理者此外則以戚元敬
繼光之練兵實紀及紀效新書爲最善至今談兵者遵用
之練兵實紀作於薊鎮史稱薊鎮十七年中易大將十人
率以罪去獨南塘在鎮十六年邊備修整薊門晏然繼之
者踵其成法又數十年得無事今以練兵實紀所言證其

所行無不符合知非泛撫韜畧常談者比至紀效新書則作於浙東亦皆閱歷有得之言其詞率如口語不復潤飾南塘嘗曰教兵之法美觀則不實用實用則不美觀又曰臨大陣對大敵比場中較藝擒捕小賊不同千百人列陣而前勇者不得先怯者不得後只是一齊擁進轉手皆難焉能容得左右動跳一人回頭大衆同疑焉能容得或進或退可謂深明形勢非僅帷幄陳言至其論兵之語曰若犯軍令便是親子姪也要依法施行厥後竟以臨陣回顧斬其長子不食其言宜其所向有功矣

戚元敬曰智者師古貴師其意而不泥跡如霍去病張巡岳武穆不用古法然霍所將常選敢深入正兵法所謂霆擊也張使兵識將意將識士心正兵法所謂上下同欲者勝也武穆仁智勇嚴於孫子始計若合符而用兵在先定謀一語可括百八十二家三君如九方甄相馬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進於法矣豈真不習法哉　又曰與敵夾水而陣或使人堰水上流佯退誘敵半渡決水淹之唐王破黑闥以此　又曰戰乘順風避逆風然或賊謂我不能逆風以戰便當出其不意擊之魏王破赫連昌

張彥澤破契丹皆逆風也　又曰索貌類賊帥者縛而匿之戰酣率過陣前噪呼已獲賊帥賊必驚亂宋廚人濮以此敗華登王世充以此敗李密亦一奇也　又曰賊騎持久必饑令軍士以竹筩藏煮豆大陣割棄竹筩狼籍其豆賊馬必低頭戀食爲竹筩所滾立腳不得劉錡畢再遇俱以此破敵　又曰賊喜糧草可詐爲糧車誘之內伏壯士以羸兵挽之伏精兵於後賊來掠車壯士突出精兵繼至可以盡殲此法亦可用於舟師賀若敦僞裝餉船以誘侯瑱是也　又曰賊喜劫寨可示瑕以誘之積金帛糧米寨

內守以老弱伏精兵於旁交戰佯北賊入寨掠貨其衆必亂伏兵殲之昔魏濟陰王多爲毒酒棄營以誘虜莫奚皆妙於用餌也　又曰我軍遇賊葭葦中賊上風縱火我合軍中亦縱火自救蓋自燒營旁草則賊火自不能及李陵禦虜大澤中用此法　又曰兵以鼓進以鉦止臨敵令軍中聞鉦聲則嚴陣而陽却聲止卽前馳突乘敵不戒可以得志狄青破虜張宏範誤宋師皆用此法

戚元敬又曰凡兩軍交戰之際前軍得勝止許尾追奔逐隨敵掩殺其有賊棄輜重牲畜以及洞寨之中倉庫米料

財貨子女之類一概不許贍顧一恐縱敵遠颺收拾散卒仍成勍敵尤恐彼此錯亂隊伍賊或反戈但只管追殺另差餘兵沿途檢獲俟營立定後分上中下功分賞得物隱匿者按軍法重處有出首者其物即賞此人

呂新吾曰兵以死使人者也用衆怒用義怒用恩怒衆怒者讐在萬姓也湯武之師是已義怒者以直攻曲也三軍縞素是已恩怒者感激恩奮也李牧犒三軍吳起同甘苦是已此三者用人之心可以死人之身非是皆強驅之也猛虎在前利刃在後以死驅死不戰安之然而取勝者幸

也敗與潰者蓋十九矣

又曰寓兵於農三代聖王行之甚好家家知耕人人知戰無論卽戎亦可弭盜且說用兵亦纔用農十分之一耳天下所以享兵農未分之利春秋以後諸侯日尋干戈農胥變而爲兵舍穡不事則吾國貧因糧於敵則他國貧與其農胥變而爲兵也則又不如兵農分矣

古今著名幾部兵書將兵者尙不能盡讀何況其餘然兵書之外亦有片語單詞實可括韜鈐之要者則儒將所宜知也如逸周書大明武解云我師之窮靡人不剛此卽背水陣所

由昉也又文傳解云土廣無守可襲伐土狹無食可圍竭又武稱解云窮寇不格老子元用篇云禍莫大於輕敵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又配天篇云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又云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惔爲上謂不貪土地利人財寶呂氏春秋論威篇亦云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舉凶器行凶德猶不得已也舉凶器必殺殺所以生之也行凶德必威威所以懾之也又云凡兵欲急疾捷威欲急疾捷威之道在於知緩徐遲後國語周語云先生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

則玩玩則無震戰國策楚策云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管子七法篇云勝一而服百則天下畏之立少而觀多則天下懷之謂與亡國雖少天下共觀之齊桓救邢衛是也又云數戰則士罷數勝則君驕以驕君使罷民則國安得無危故至善不戰其次一之謂雖勝不勝又制分篇云兵不呼儆不苟聚不妄行不強進呼儆則敵人戒苟聚則衆不用謂若周幽之僞烽妄行則羣卒困強進則銳士挫韓非子難篇云兵陣之間不厭詐僞此與孫子始計篇所云兵者詭道也意同荀子議兵篇云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又云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淮南子

兵畧訓云用兵之道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强爲之以歛而應之以張將欲西而示之以東先忤而後合前冥而後明若鬼之無迹若水之無創故所鄉非所云也所見非所謀也史記項羽紀云先卽制人後卽爲人所制三國志夏侯惇傳云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又辛毗傳云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唐書狄仁傑傳云堅壁清野寇無所得自然深入則顛躓之患淺入無虜獲之益員半千傳云師以義出沛若時雨得天之時爲天陣足食約費且耕且戰得地之宜爲地陣舉三軍士如子弟從父兄

得人之和爲人陣唐書高宗問兵家有三陣何謂耶員半千日臣聞古者星宿孤虛天陣也山川向背地陣也偏伍彌縫人陣也臣不謂然云云韓愈與柳中丞書云召募士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

新安程元初嘗言諸葛武侯以一隅抗衡曹魏曾染讀書臺藉多士之力攷華陽國志木牛流馬亦一士人所獻武侯採而用之余嘗聞楊時齋宮保遇春言軍營中無人不可用即如聾者宜給左右使喚可免洩漏軍情啞者宜令送遞密信可免添造詞語跛者宜令守放礮座可免輕率

却走聾者宜令伏地聽遠聾於目者必聰於耳然則廢人尙宜用之矣況士人乎昔岳忠武河北之捷兀术將北走聽一士人馬首之言而止使此士人早爲岳家軍所收用則痛飲黃龍府眞不難矣

王伯厚曰李光弼與韋陟論戰守曰辨朝廷之禮我不如公若夫軍旅則君不如我陟無以應然古者治軍有軍禮楚得臣以無禮敗晉文公以有禮勝禮莫大於君臣之分光弼命召不至愧恨以沒蓋以禮與軍旅爲二物矣

郭汾陽純忠無私然才具畧短不得臨淮相助恐不能成

功郭李素不相睦及郭爲帥李乃自縛請罪郭謝之曰王室多難豈修私怨遂兩相交契此等處實爲人數等所以能立大功也

紀文達師嘗言明陳禹謨撰左氏兵畧取左氏之兵事以次排纂又雜引子史證明之謂之𢭏𧥣談蓋借左傳以談兵而已考五代史敬翔傳曰梁太祖問翔曰聞子讀春秋春秋所紀何事翔曰諸侯戰爭之事梁祖曰其用兵之法可爲吾用乎翔曰兵者應變出奇以取勝春秋古法不可用於今云云是左氏兵法至五代已不可用而陳禹謨疏

進其書乃請敕下該部將副本梓行俾九邊將領人手一編是與北向誦孝經何異乎按古來名將實多精通左氏傳者江表傳稱關公好左氏傳諷誦畧能上口權德輿作渾瑊神道碑謂雅好左氏春秋宋史狄青傳云范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范傳云熟此可以斷大事）青折節讀書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儒林何涉傳涉在軍中亦常為諸將講左氏春秋狄青之徒皆橫經以聽岳忠武傳云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然則左傳誠可通於兵法特須平時講習而復能神明其意耳

吾鄉李文貞爲我　朝太平宰相而語錄中所載論軍旅事亦能深切而著明蓋少經兵燹中更患難得之閱歷佐以學問非徒紙上談兵者比也如云孫武子書總是說詐如虛者實之實者虛之之類終以火攻實大不仁之事火攻無一存者吾儒兵法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故善戰者服上刑至於人算計我却不可以無備須要事事周到漢將自當以趙充國爲第一看他幾篇奏疏無一句不靠實立於不敗之地魏相論驕兵貪兵忿兵幾句亦得兵要內有魏相外有

國所以相濟成功也　又云韓文公論招募鄉兵大妙客兵便一戰而潰施將軍平海若不用福建人如何能成事王輔臣反亦是西兵平之此卻是用兵扼要處鄉兵之妙孟子所謂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管子所謂夜戰聲相聞晝戰目相識也　又云用兵如下棋然低棋貪殺又要多殺國手只要自己不敗到贏人一著亦是贏何須多管仲用兵何曾殺一人而天下畏之武侯節制之師不曾多殺人司馬懿畏之如虎趙充國金城之役何曾與賊打仗都是國手　又云凡用兵敗後再進鮮不勝者王姚江初遇伏

而敗夜復整兵而往便破贛州用此者多勝　又云王陽明才氣好事起倉卒驅市人而戰若使當風塵時正未可測只是殺遲仲容降賊三百人於宴席却是忍心害理降賊即慮反覆殲却渠魁足矣某嘗問施靖海以處置降兵之法渠謂有老板成法任他多少編入吾軍伍中可也
又云後世用兵都不能出孫吳之外惟武侯脫去此窠臼管仲伐楚不問僭王之罪而尋摘至小不可考校之事朱子謂是不忍殘民之意樂毅威力本可下齊其不進或亦有此意故文中子許夏侯泰初善發其蘊武侯自比管樂

必嘗有見武侯節制之師法令嚴明其兵與渭濱之民雜處而居不知是何等調度

王陽明撫贛命下季明德聞之知其必立功業人問之曰某觸之不動孫北海承澤極厭陽明學術嘗對李文貞舉陽明與學徒講論其夫人忽闖出掀其几案拋其書帙曰諸君毋信此老厮誑因枚舉其平居奸私事門人竊窺陽明顏色和霽如不聞者久之夫人入陽明徐整書案復理前論若無中間一段事者以爲非人情李文貞曰恐卽此已足以擒宸濠矣北海爲失笑

魏叔子曰軍政擅殺之罪重於焚予謂焚之害重於殺殺一人則止一人焚一屋則連千百屋人可走徙以避殺不能戴屋而避焚有屋則流亡之民一招可集若輕肆焚毀民非數歲不得復土矣故焚殺之罪處斬則均而焚尤當行連坐之法

選將之法與選士不同智勇固在所先而漢仗亦須兼顧恭讀雍正十一年

諭曰從來將備之選務須精幹之材雖目不識丁而膽畧豈闕文采縱貌非出衆而義勇無礙粗疎盡整肅部伍委

寄干城矢奔走于疆場甘勤勞於行列類非薄具聰明小有材幹者之所能爲而勁健渾樸氣盛力充之裨弁所當畧短取長加意造就以儲將才以重武備者也近見各省保舉引見之大小弁員除軍功勞績外大率以明白勤敏才堪辦事注考朕親加簡閱並逐一詢問奏對便給者有之才具明晰者有之而人材雄偉技勇超軼者曾不數見豈明白勤敏即可爲將才而才堪辦事即可爲武備耶嗣後督提等凡保舉將弁務重弓馬兼選漢仗全材難得實效須收如仍有以輭弱而謬稱熟練以機巧而謬稱通達

濫行保題者是重違朕訓膜視封疆矣恭繹
聖諭知古人選將必擇奇龐福艾者非無因矣
古人以田獵習武雖一派軍容依然是耀德不觀兵氣象車攻之詩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又曰之子于征有聞無聲盡之矣有聞無聲四字最說得肅靜聞遠而聲近聞次第而聲囂張聞小而聲大聞安和而聲疾急凡法令之整齊人心之歸向無不曲曲傳出行兵得此意方為王者之師其實有聞無聲萬事皆宜如是矣
今世所傳洴澼百金方十四卷皆兵家言作者自隱其名

曰惠麓酒民或曰是無錫袁宮桂所著宮桂以老諸生終隱於酒故自號酒民其凡例自言得明人書二種删併成之凡分十有四門曰預備曰積貯曰選練曰制器曰清野曰險要曰方畧曰號令曰禁約曰設防曰拒禦曰營陣曰水戰曰制勝每門之中又各列其次第條目甚詳王惕甫謂此書平實簡要坐而言可起而行余獨愛其訓兵六章字字激切動人有用之文亟別錄於左　訓忠愛云諭爾衆兵第一要忠愛如何叫做忠愛忠是忠君愛是愛國凡大小人家供奉必曰天地君親可見君與天地覆載一般

父母生身一般若不忠君與不敬天地不孝父母何異蜂蟻尙知君臣何況人類就是天地生人多有啼饑號寒的父母生身亦多有賣男鬻女的你們日食月糧安享豢養比天地父母恩更大你再看世間人耕田的完糧做工商的納稅就是游手游食的也當丁差都是那忠愛的道理朝廷將百姓點點膏血都破費在汝們身上這是爲何就髮膚盡捐尙不能圖報萬一奈何口食糧餉只做自己買賣貪懶偷閒全無報効念頭說起操練便道辛苦一旦有事又只顧身子不顧國家若此忘恩背義的人鬼神也不

容況國家有事連你身子還在何處試淸夜捫心渾身汗下你們都是有血性漢子只是不提不醒誠時刻提醒一副忠愛心腸精神自然振發筋骨自然抖擻遇有警報就是切身痛癢便赴湯蹈火怎肯退轉你看從來忠臣義士烈烈千古誰人不景慕亦誰人做不來岳忠武王從軍士起家背刺精忠報國四字你們須切切記著○訓敢戰云諭爾衆兵你們旣發了忠愛念頭切實要敢戰如何叫做敢戰只是不怕他便是敢這一敢字若去做不好事便是亂臣賊子若是殺賊便是忠臣義士如何不怕賊只要拚

得性命今日汝們安安穩穩受享口糧原說我是拚命殺賊的好漢及至上陣却便畏縮究其病根只是一個保性命的念頭不覺手忙脚亂被他一刀砍來反斷送了性命豈但斷送了一人性命衆人見了不覺慌張連衆人性命被汝斷送了就走得脫時軍法臨陣退縮者斬那個饒得汝過豈不是要性命反失了性命况性命是閻王注定的若是命該死一場傷寒便死了人自古真正好漢從百萬軍中揮戈策馬只是一點不怕死的心腸奮激出來班超三十六人横行鄯善諸國謝元八千破苻堅八十萬這是

何等氣魄切須聽著○訓守法云諭爾衆兵你們既要敢戰又要不敢犯法這部律例係朝廷苦心要保全人性命身家做出來的假如沒有這法殺死人的不償命你這性命留得麽搶奪人的不問罪你這衣服留得麽况在軍中衆軍士性命所關如一人退縮不斬人人效尤被賊趕上豈不送了全軍性命如一人犯令不斬人人效尤一遇交鋒豈不把全軍性命交付與敵人古大將有軍士取民一菜立斬以徇者這菜値得多少正怕人人效尤既取得菜復取得別樣物件搶奪成風地方不怕賊而怕他反思順

賊做賊細作豈不害了全軍性命昔呂蒙麾下士取民一箬笠泣而斬之這麾下士是呂蒙同鄉蒙爲軍法便沒奈何且莫說同鄉齊有穰苴請莊賈監軍賈失期苴立斬之這莊賈是齊君幸臣苴爲軍法便沒奈何且莫說幸臣漢蕭何薦韓信築壇拜將蕭何闖轅門韓信立斬其馬這蕭何是韓信恩主只爲軍法便沒奈何且莫說恩主漢文帝夜至周亞夫營守門者曰只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及天明入營文帝要馳馬主令者曰軍中不馳文帝只得按轡徐行可見這軍令憑他恁人犯不得的我今日與汝們便

是父子一般到犯法時節便是親兒子也顧不得了只爲
上陣時節單看這法來保全汝們性命思之愼之切須記
著○訓勤習云諭爾衆兵前教你們敢戰只是不怕須有
實實落落不怕人的手段這手段那有天生成的須是要
勤習古人云習慣成自然如何不習又云三日不彈手生
荆棘殺得賊時有無限好處古人如岳王原從小卒做起
可見這武藝不是答應官府的公事是保性命立功名取
富貴的勾當須是著實勤習又須勤習那臨陣時實實落
落殺賊的武藝不要習那花法欺瞞官府臨陣却用不著

如射箭須學大架射搭箭要快眼專視賊前手立定後手加力前手把弓如月出箭穩疾如鳥銃手須要眼看兩照星銃去時不動手不轉頭纔會中圓牌又要遮得身過低頭前進只斫馬脚人脚步步防槍牌向槍遮刀向人砍方妙又如長槍用短法短刀用長法諸如此類總要認定這是保性命立功名取富貴的勾當決然虛應故事不得官府操演猶有限期須時時刻刻如敵在前眼思夢想定要一日高似一日憑他賊怕不殺盡他從來兵法有目習耳習心習手習足習韓蘄王眞背嵬軍五百人朝夕操練

一可當百順昌之撻金兀术望見旗幟便走岳王每休舍節令軍士穿重甲學跳濠法所向無敵你們聽著○訓敦睦云諭爾衆兵如今你衆人相聚在此最是要敦睦如何叫做敦睦敦是敦厚睦是和睦世間有等刻薄的人談人之短利人之災凡事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人人怨他恨他又有一等乖戾的人動輒使性一言不合怒氣相加如此天空地闊世界沒一處安頓得他人生在世何苦如此你們今日聚在一處便是前世緣分主將就是父親一般你們長者爲兄幼者爲弟要如親生一般汝不見那中舉中

進士的東西南北各處人一時同榜便叫年兄年弟你們同做營兵與他總是一樣今日各行各坐各衣各食你不顧我我不棄你便不敦睦似覺無妨到那上陣廝殺時節性命只爭呼吸那時得個人來一臂相助不但保全性命更可殺賊立功如此關係甚大不是平日相好安得有此所以勸你們敦厚和睦有無相通患難相救衣食相照顧疾病相扶持小便宜莫討小口舌莫爭有酒同飲有肉同吃手段高似我的敬他學他莫妒忌他手段不如我的愛他教他莫非笑他口口相約心心相念只是回顧那上陣

時一著我性命須索汝救汝性命須索我救安得不如膠
似漆況這艮心何人不有汝敬他他還敬汝汝愛他他還
愛汝這狠心亦何人不有汝罵他他還罵汝汝打他他還
打汝所以做好人只好了自家做惡人只害了自家平日
一團和氣上陣時自然我救汝汝救我守則同固戰則同
强試看劉關張以異姓三人桃園結義便做出許多事業
至今關帝英靈人人敬仰你們聽著○訓信義云諭爾衆
兵你們與人旣要敦睦自己做人又要信義天地間只有
信義二字是立身根本如何叫做信心裡念的如此口裡

說的如此今日說出這句話終身守著這句話不指東說西不將無作有不一見利害便改頭換面便人人都信得汝過這纔是信如何叫做義守自己道理盡自己職業視君上如父母視同輩如兄弟視國家的事如自己的事一切負心忘恩的事斷不肯為一切犯名分壞綱常的事斷不肯做這纔是義這樣人平日人都敬服他上官也愛重他遇有事時心腹可相託緩急可相依朝廷也仗賴他自然名成功立人若無信變詐欺罔就是父母妻子也把做個騙子看待人若不義轉眼負心就是至親骨肉也把做

個沒行止的看待試看古人如晉解揚晉君使傳命於宋楚人拿住他賂以重貨決不改口何等有信又如靈輒感趙盾一飯之德遇難竭力捍禦得免其死何等有義至今名揚千古你們聽著

李小有金湯十二籌中所言皆切實可守其論軍中以和衆志爲第一義云吐谷渾阿柴有子二十人命諸子獻箭取一而折之取十九不能折諭之曰孤則易折衆則難摧戮力同心可以安家保國至敵強寇逼同舟遇風誰爲局外者乎凡同城之人願相和如兄弟相諭如臂指若有暴

橫奸私執拗敗羣之人衆共罰之然後申明必行之法設處必需之材料理必用之器言期必行行必䢖速事苟有益不必功自己出也言苟可用不必議自我發也首事之人公虛敏斷盡之矣○又論擇賢能云有十人之能者統十人有百人之能者統百人有千萬人之能者統千萬人先要擇十人百人千萬人之所服者而推之是得一人卽得十百千萬人失一人卽失十百千萬人也柔懦者不爲長昏愚者不爲長暴橫者不爲長執拗者不爲長奸私者不爲長志不奮發力不强健不爲長蓋一面稍疎三面雖

嚴何救於一面之失一城數萬人之命係於守城之人守城數千人之命付之十餘守者何等關係可不擇人○又論選鋒彈壓云軍無選鋒曰北主將宜簡驍勇絶倫之士數千一一皆力扼虎射命中者以爲腹心以防他賊乘機竊發從來一方有急必借援兵人止知援兵之益更不知援兵之害如唐郭晞守邠州軍士白晝橫行有不嗛輒擊傷市人莫敢誰何此援兵之害中於百姓者也淖齒將楚兵數萬救齊擢湣王之筋懸之梁上竟滅齊國此援兵之害中於主帥者也所以然者客過强主過弱故生死利害

反爲客操縱耳强主之道莫先於選鋒凡智可定國力足超羣者簡而别之禮而重之聯爲腹心張爲羽翼主將親自統領内以鎭撫地方外以剿滅盜寇明以震主帥之威潛以杜援兵之害不至客兵勝於主兵若𠩺而胄丐而甲者譬如羵羊見豖而悅見豺而慄雖有百萬何濟於用哉

○又論屯兵外拒云凡遇敵警須於各城外要害處只相去十數里屯兵分營拒守截殺與城中相爲犄角與城下牛馬牆内遊兵相應救要知此兵之屯在於牽綴賊勢使其左顧右慮不敢併力攻城而勝算在我矣故堅守爲上

策輕出爲下策畏避不敢出爲無策
李小有曰令者令民知所遵而易從也必上無疑令斯下
無二事徙木之威賢於反汗多矣故信之一字與智仁勇
嚴並爲軍中之要務所關緊要七欵如左與呂新吾救命
書語相出入皆守城者所不可不知也○一守城要心齊
一城四面防守之人無分上下貴賤均以性命爲急各爲
自家守非爲他人效力也要齊心一體勿懷慳心我飽而
人饑勿懷懶心人勞而我逸勿爭利而趨勿懼害而避勿
因小嫌而彼此賭氣勿懷小忿而彼此相爭違者綑打一

百至於一垜有急一伍協力一賊上城五夫下手敢有觀望退縮躲避不前者一伍之人俱斬示衆○一守城要膽壯賊之性命與我一般彼不必皆勇我不必皆怯彼不必皆巧我不必皆拙彼以舍命成功我以貪生取敗耳彼在城下仰攻有十倍之難我在城上下打有十倍之易人見賊扒城便爾膽顫見賊上城便欲驚逃不思一人驚走千人皆散一散之間賊俱入城父母妻子個個殺死若放開膽力站住不動與賊敵鬬賊安得上是站住者滿城得活走散者大家同死但有見賊退走一步者登時斬首示衆

○一守城要氣定凡百餘步外賊吶喊衝城或先鋒前哨聲言要攻者必不可動切忌妄發矢石火器既不中敗又損實用嘗曰守里不如守丈守丈不如守尺愈遠徒勞愈近得力若氣不先定便自慌忙亂放鎗礮矢石器械已盡氣力已乏心膽已亂待賊近城何以敵之此守城第一大戒也賊離城數十步方齊力攻打賊退後各人急須嚴守自己垜口聽上人頒賞均分不許爭功爭賞致失守誤事違者以軍法重處○一守城要脚定每垜各有信地東西南北不得過五尺假如賊欲攻西先在東面虗混撒哄人

護東門則西面必鬆他却一枝兵乘機一擁自西登城謂之聲東擊西聲南擊北聲晝擊夜聲晴擊雨總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八個字耳兵法擅離信地一步者斬如賊攻東雖十分緊要三面之人安定不移自有遊兵火速向緊急之方齊力防護惟許垛長巡視往來若過他人一垛斬首示衆○一守城要目專目力不精則緩急失候守垛之人遠望近覷頭不敢回顧眼不敢轉睛放銃發箭則端相賊身下石投木則端相賊腦下鈎刺鎗則端相賊心使鏘斧大棒則端相賊頸見手則斷其手見頭則斷其頭手眼

萬分留心不可遲緩一刻毫髮之間生死所係任他千轟萬亂吶喊搖旗只要眼力觀看不可一毫動心凡垛長城長雉長巡視困倦者輪流歇息但有現班打盹怠惰者穿耳示衆○一守城要聲靜城上喧譁則號令不聞心志不一警戒不肅目力不專此敗道也故城上招呼各以手勢說話各以喉聲夜間尤要安靜無聲聽賊消息四城門俱有更鼓每交點放礮一聲高聲人大叫一聲云大家小心城上衆人齊喊一聲餘時俱不許有一些聲息使賊不得掩彼形聲探我消息也城上白日屏去鈴柝不竪旗號不

許一人喧嚷城上不譁城外有警方可傳報以便策應如攻打被傷亦不得大言震喊高叫驚走但有隔垛閒話者割耳示衆○一守城要志堅兵貴如山千搖不動百震不驚庶乎賊志自窮我守可固昔曹成攻賀州日久不下忽有一人登城大呼曰賊登城矣守城之人都滾下城賊遂登城此曹成之計一人訛言萬人驚走以後守城首嚴此令但有一人謠言惑亂人心者守城之人寸步休移抵死莫動將謠言之人與先動之人當即斬首懸高竿示衆

乾隆四十九年

諭軍機大臣會同兵部頒發行軍簡明紀律載在　皇朝通典中凡十條實能簡切明白可使兵丁人人知曉者謹錄如左凡有領兵之責者皆當念茲在茲也○一兵丁隨征剿賊俱應奮勇直前其見賊退走者不過各惜身命必懷畏怯試思臨陣退走律應斬首示衆若能殺賊立功必蒙陞賞即或陣亡　國家自有卹典子孫俱得邀恩兵丁等與其臨陣畏葸難逃　國法何如爭先殺賊奮不顧身况勇往向前未必即死一經退後斷不得生此理甚明該管將備等平時將此諄切告誡務令兵丁等咸知大義臨

陣時自必勇氣百倍可期殺賊立功○一鳥鎗弓箭最爲行軍利器若兵丁等臨陣時尚未見賊遠將鎗箭施放及至交戰火藥箭枝俱已用完無以禦敵即同束手待斃關係甚重凡領兵將備平日務須時加講習令兵丁於臨陣遇賊鎗箭可及之處不先不後一齊施放庶鎗箭隨聲應手皆獲實用○一行軍攜帶軍裝火藥俱應在帳房收貯毋令潮濕即或途中遇雨亦須嚴密遮護庶遇賊緩急可用凡帶兵將備等須嚴加曉諭毋致潮濕或須烘烤以致臨時貽誤至弓箭槍刀等項平時尤須修整堅利不得廢

弛○一臨陣對敵倘遇將領受傷隨從兵丁更當奮勇直前竭力救護若兵丁不顧將各惜身命觀望退阻最爲惡習亟應申明軍紀俾衆知悉凡有將領受傷兵丁不卽時救護竟至潰散脫逃者立卽查明按名處斬其能奮勇保護者立卽議功優賞以示鼓勵該將備等平日尤當愛恤士卒臨時賞罰公平庶兵將同心合力所向無敵○一兵丁對敵乘勝追趕刻不容遲若兵丁等有貪搶賊人遺棄財物以致賊衆逃遁貽誤不小該將備等於領兵臨陣時務須通行曉諭違者立卽依律治罪庶兵丁等各知儆畏

○一營卡最關緊要凡領兵將備等務須嚴飭坐卡兵丁輪班防守留心偵探毋得怠惰偷安卽探察有事只須選派明幹一二人密行飛禀餘仍嚴整坐守毋許輕動無事時不許高聲吽喊致亂營規違者俱照軍法處治○一兵丁遇有調撥自當恪守軍令卽時遄行如敢騷擾地方欺壓良民蹂躪田禾搶掠財物等事卽應按律從重治罪該管將備等平日教誡臨時又當嚴行約束無許違犯○一兵丁奮勇殺賊應予獎賞但恐兵丁等希圖冒功任意朦混不可不預爲防範凡軍法將他人戰功冒爲已功及謊

稱實在効力將無作有以輕報重者斬該管將備等應隨時曉諭親自稽查俾立功者得賞冒功者治罪以期核實○一行軍馬駝最宜愛惜凡兵丁等牧防須揀擇水草弔膘須按照時候遇有疲乏加意調養夜間尤宜小心看守偶有遺失須立時尋獲至所挖井泉不許汚穢飲馬各挨次序毋許爭先以致壅塞如有違犯立卽重懲不貸○一劄營後巡邏防守毋得踈懈夜間不許無故行走帳房內更要小心火燭遇有警報靜聽將令不得輕舉妄動若奉有密令須各自遵守毋得私相漏洩該領兵將備等尤宜

申明號令隨時曉諭不得疎懈

退菴隨筆卷十三

南海曾釗校

退菴隨筆卷十四

福州梁章鉅茝林編

讀經一

治經者不拘漢學宋學總以有益身心有裨實用爲主否則無論漢學無益卽宋學亦屬空談說經者亦期於古聖賢立言之旨愈闡而愈明方於學者有益乃今之墨守漢學者往往愈引而愈晦抱殘守闕遠證冥搜每一編成幾於秦延君之釋堯典二字二十萬言漢博士之書驢劵三紙尚未見驢字吾友謝退谷所謂誦記雖得探討雖勤而

一遇事全無識見一舉念只想要錢不亦重可歎哉

紀文達師曰漢儒說經以訓詁專門宋儒說經以義理相尚似漢學粗而宋學精然不明訓詁義理何自而知概用詆排視猶土苴未免既成大輅追斥椎輪得濟迷川遽焚寶筏於是攻宋儒者又紛紛而起故余撰　四庫全書詩部總敘有曰宋儒之攻漢儒非為說經起見也特求勝於漢儒而已後人之攻宋儒亦非為說經起見也特不平宋儒之詆漢儒而已韋蘇州詩曰水性自云靜石中亦無聲如何兩相激雷轉空山驚此之謂矣平心而論王弼始變

舊說爲宋學之萌芽宋儒不攻孝經詞義明顯宋儒所爭祇今文古文字句亦無關宏旨均姑置弗議至尙書三禮三傳毛詩爾雅諸註疏皆根據古義斷非宋儒所能論語孟子宋儒積一生精力字斟句酌亦斷非漢儒所及蓋漢儒重師傳淵源有自宋儒尙心悟研索易深漢儒過於信傳宋儒勇於改經計其得失亦復相當惟漢儒之學非讀書稽古不能下一語宋儒之學則人人皆可以空談誠有不盡饜人心者是嗤點之所自來也

鄭康成之說經也曰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四尺四寸孝

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班孟堅之志藝文也曰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古人於簡編之式不憚詳識如此讀經者可以鹵莽從事哉

程伊川先生教人學易先看王弼注令人先橫高談理數祖尚虛無八字於胸中遂翻爲王輔嗣以老莊注易之說不知輔嗣注易又注老子義不相蒙未嘗以老莊解易也橫渠張子之易說開卷詮乾四德即引近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二語中間如谷神芻狗三十輻爲一轂高以

下爲甚皆老子之言也宋大儒且如此矣而范甯乃獨詆
輔嗣爲罪深桀紂豈不過哉
易有鄭康成注梁陳間本與王輔嗣注同列於國學至隋
代王注盛行而鄭學始微然新唐書著錄尚有十卷故李
資州鼎祚集解多引之至崇文總目惟載一卷則散佚於
南北宋之閒矣鄭氏初從第五元受京氏易又從馬融受
費氏易其學出入于兩家而費義居多實爲傳易之正脈
齊陸澄與王儉書曰王弼注易元學之所宗今若崇儒鄭
注不可廢可謂篤論平心而斷漢易之弊在于推測禨祥

至其象數之學則去古未遠授受具有端緒故王輔嗣不取漢易而解七日來復不能不仍用六日七分之說朱子亦不取漢易而解羝羊觸藩亦不能不仍用互兌之義自王伯厚捜輯成書近時惠定宇棟又加考訂而漢易之一綫藉以僅存不可謂無功於經學矣

今之讀易者但先就程朱傳義上字字用心體會再參以李資州集解足矣蘇齋師嘗云予於治易頗不勸人言漢學更不喜人專治荀虞之學而獨以李氏集解爲足資李氏所集三十餘家自孟喜以下大抵多漢學即荀虞亦在

其中也然有並存而無偏阿足資後學之詳擇而已紀文達師亦云李氏集解自序謂刋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蓋王學旣盛漢學遂亡千百年後學者得考見畫卦之本旨者惟賴此書之存而已

易是爲百姓日用而作非爲一二上智密傳微妙也是爲明是非決疑惑而作非爲讖緯禨祥欲使民前知也一一皆切於事卽一一皆可推以理果能順性命之理卽可通神明之德故朱子本義象數宗邵道理遵程不復自立說惟斷爲占筮而作提出此意覺一部易經字字活動此朱

子所以亦自得意以爲天牖其衷也

程子易傳用王輔嗣本而本義則用呂東萊所定古本自宋董楷作周易傳義附錄始合程朱傳義爲一書而采二子之遺說附錄其下意在理數兼通惟以程子在前遂割裂朱子之書散附程傳之後明永樂中纂周易大全亦仍其誤鄉塾之士至不復知有古經故

御纂周易折中經傳分編一從古本

紀文達師云易之大旨在卽陰陽往來剛柔進退明治亂之倚伏君子小人之消長以示人事之宜非但占驗禨祥

漸失其本即推奇偶者言天而不言人闡義理者言心而不言事聖人豈爲是無用之空言乎自說易者門戶交爭務求相勝主數者使魏伯陽陳摶之說竄而相雜而易入於道家主理者使王宗傳楊簡之說溢而旁出而易入於釋氏且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旁及爐火導引樂律星歷以及六壬禽遁風角之屬皆可援易以爲說即皆可援之以入易故易說愈繁夫六十四卦大象皆有君子字而三百八十四爻亦皆以吉凶悔吝爲言聖人之情見乎詞矣其餘皆易之一端易之别傳而非易之本旨也

周易經文不多而孔子至於韋編三絕後人多不得其解惟李文貞以爲改削十翼最爲近理蓋古人用刀筆須改者則以刀削之孔子蓋有所見而筆之於策矣移時而削之筆削既多歲月如此此則韋帶侵削磨損故至三絕今人著書一筆寫成更無改訂不知於聖人何如也

宋晁以道嘗令子弟門人學易先治李鼎祚集解或以語楊中立楊問其故其人曰以其集衆說楊笑曰是集衆說不好者按此二說皆有偏要以先看王氏注及朱子本義爲正則李氏集解亦未嘗不好也

紀文達師曰世傳河圖洛書出於北宋唐以前所未見也河圖作黑白圈五十五洛書作黑白圈四十五考孔安國論語注何晏集解所引稱河圖卽八卦是孔氏之門本無此五十五點之圖矣陳摶何自而得之至洛書旣謂之書當有文字乃亦四十五圈與河圖相同是宜稱洛圖不得稱書又何以別之曰書乎劉向劉歆班固並稱洛書有文孔穎達尚書正義並詳載其字數足見由漢至唐並無黑白點之僞圖今術家所用洛書乃太乙行九宮法出於易緯乾鑿度卽漢志所謂太乙家當時亦不稱爲洛書也

虎坊雜記云邵子方圓諸圖易外別傳以之詁易非也其方圓自太極兩儀遞加至六十四卦按之易文不合繫傳曰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而止不言生六十四卦也蓋聖人畫卦之初有會乎渾然一氣者太極也然一氣之運仍二氣之分於是畫爲奇偶是太極生兩儀也夫天地間不過一奇一偶而已由此生之皆奇偶之積耳於是以奇偶互加而生四象再加而成八卦矣不言六十四卦者此是因而重之非由遞加也然則此節言聖人畫八卦之次序如此非以太極兩儀泛指天

地也若泛指天地是天地生天地陰陽生陰陽矣且如方圖逐爻遞加至六十四是又大奇偶生小奇偶矣卦畫有奇偶而無大小何至如是之破碎乎

又曰嘗與崔嶷樓論易謂先天後天之說可删也既以先天屬伏羲後天屬文王若斯大義孔子胡不一言之崔大悟或疑天地定位帝出乎震二節作何解曰此言八卦相錯八卦之方位耳非言先後天也然則邵子之圖皆非乎曰其源出於易離之則兩美合之則兩傷也以上易

說尚書者如劉子政記酒誥召誥脫簡僅二三而後儒乃動

稱數十班孟堅韋洪範於洛書而後儒乃併及河圖已屬轇轕支離然倘未有敢於刪定經文者自今古文之辨興後儒之言愈繁其氣亦愈悍惟朱竹垞謂古文尚書久頒於學官雖多綴輯逸經成文而大義無乖遺言足取似可以無攻李文貞謂古文道理精確處聖人不能易若漢儒能爲此卽謂之經可也近人掎摭一二可疑之端輒肆談議至虞廷十六字亦闢之所謂信道不篤也紀文達師亦曰古文行世已久其旨不悖於聖人斷無可廢之理近蘇齋師又曰古文諸篇皆聖賢之言有裨於國家有資於學

者且如大戴記之有漢昭冠辭小戴記之言魯未弒君不聞有力攻戴記之非經者況如六府三事九功九叙之政要危微精一之心傳此而敢妄議之卽其人自外於生成也必矣自列於小人之尤也審矣阮芸臺先生曰古文尚書東晉後漸爲世所誦習故宇文周主視太學太傅于謹爲三老帝北面訪道謹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帝再拜受言唐太宗見太子息於木下誨之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今書作從繩此兩引皆作受繩當是別本陸氏釋文未載）唐太宗自謂兼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上書以爲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

之爭上甚善之唐總章元年太子上表曰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伏願逃亡之家免其配役從之凡此君臣父子之閒皆得陳善納言之益唐宋以後引經言事得挽回之力受講筵之益者更不可枚舉矣合數先生之言斷之世之必刪去古文而專用今文者果心安而理得乎

大禹謨之文最賅洽者無如六府三事一節最精深者無如危微精一一節而疑古文者必謂其襲用春秋文七年傳引夏書語及荀子解蔽篇者此卽前人所謂以枝葉爲根本者也蔡傳釋危微精一語皆本朱子中庸序朱子固

疑古文者而於此十六字獨闡發深至不但朱子也蘇氏書傳於此節推衍至三百餘言皆與朱子同則在北宋時矣又不但蘇氏也楊倞注荀子解蔽篇云今虞書有此語而云道經蓋有道之經也則唐人之語矣夫荀子周人也豈知後世有以道教之經目爲道經者哉

古文尚書自晉後諸儒以迄北宋皆無異說自吳才老作書裨傳始稍加掊擊朱子語錄亦疑其僞然言性言心言學宋人據以立教者其端皆發自古文故亦無肯輕議者其考定今文古文自陳振孫尚書說始其分編今文古文

自趙孟頫書古文今文集注始其專釋今文則自吳澄書纂言始雖其自序謂晉世晚出之書別見於後其實全書四卷以外並無釋古文一字朱竹垞以爲權詞者是也此後則陸奎勳之今文尚書說王心敬之尚書質疑以逮近人如王西莊鳴盛孫淵如星衍等亦復陳陳相因竟似繼尼山刪定而起者則吳草廬實階之厲耳

尚書蔡傳自序稱朱子屬作書傳又稱經朱子點定是其淵源本正惟書出未久而張葆舒黃景昌程直方余芑舒等已紛紛交攻其誤陳櫟董鼎金履祥皆篤信朱子之學

者而陳氏之書傳折衷董氏之書傳纂注金氏之尚書表注又斷斷有辭明洪武中至特修書傳會選以刊正之則其書實不無可議惟其疏通證明之處較爲簡易大體自醇故元代與古注疏並立學官而人舍注疏肄此書明初與夏僎解並立學官而人亦置夏解肄此書自胡廣修書傳大全遂專主蔡傳著之功令我 朝康熙間欽定書經傳說彙纂仍以蔡傳居前而以衆說參稽其得失至爲平允矣

尚書一經漢以來所聚訟者洪範之五行宋以來所聚訟

者禹貢之山川洪範以五事配庶徵本經文所有伏生大傳以下逮京房劉向諸人遽以陰陽災異附合其文至宋儒又流爲象數之學嘵嘵然圖書同異之是辨而經義愈不能明惟北宋胡瑗洪範口義所發明最爲篤實至我朝胡朏明渭之洪範正論大旨以禹之治水本於九疇洪範爲體禹貢爲用互相推闡其義益彰而於漢儒附會之談宋儒變亂之論實能一掃而廓淸之若吾鄉黃忠端道周之洪範明義以八政配卦爻以圖書配歷數徒沿皇極經世之餘波曼衍而不可究詰非解經之正軌也

宋以來注禹貢者言人人殊大柢禹跡在中原而論者率在南渡之後宜多牴牾不合毛晃之禹貢指南程大昌之禹貢論傅寅之禹貢說斷原書皆已久佚今從永樂大典中僅得綴輯成編至本朝朱長孺鶴齡撰禹貢長箋曾捃古說而以己意折衷之實遠勝宋元諸家注本而精核典贍尚不及胡朏明之禹貢錐指蓋說禹貢者棼如亂絲胡書出而摧陷廓除始有條理可絜厥後徐位山文靖又撰禹貢會箋蓋位山生朏明之後因朏明所已言而更推尋所未至故較錐指益爲精密亦繼事者易爲功耳

魏叔子云禹貢記治水而治水本爲敷土故首句曰禹敷土言治水之本意奠句隨山刊木言治水之功用三句奠高山大川言治水之成效一節只三句包絡通篇而語簡意明又並不出一水字中段忽著祗台德先二句是禹克勤克儉不矜不伐之德爲能治水而有成之本此後成服制貢錫土建官安內攘外皆天子之事至於聲教訖四海此時竟不覺上有舜在乃終之曰告厥成功可見以前大事一一皆禀命於舜舜知人之明任人之專禹無成代終不敢專制之義盡見于此矣

朱竹垞云謂書序作於孔子者劉歆班固馬融鄭康成王肅魏徵及程明道諸儒也謂歷代史官轉相受授者林光朝馬廷鸞也謂齊魯諸儒次第附會而作者金履祥也至朱子謂决非夫子之言孔門之舊蔡傳因從而去之按古者書序自爲一篇列於全書之後故陸德明稱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卷至孔安國之傳出始以小序分冠各篇之首後人遂謂伏生今文無序序與孔氏傳並出不知漢孝武時卽有之故司馬公據以作殷周本紀而馬氏於書小序有注見於陸氏釋文又鄭氏注周官引書序以證

保傳故許謙云鄭氏不見古文而見百篇之序是孔傳未上之時百篇之序先著於漢代初不與安國之書同時而出也殆卽周官外史之職所謂達書名於四方者歟

尙書大傳舊題漢伏勝撰鄭康成注據鄭序文則爲伏生之遺說而張生歐陽生等錄成之者其文或說尙書或不說尙書大抵如易乾鑿度春秋繁露與尙書本義在離合之閒而因經屬旨其文辭爾雅深厚最近大小戴記七十子之徒所說古訓舊典往往而在則亦讀經者所當研究之書矣直齋書錄解題言此書印板刓闕是在宋世已無

完本近人編輯有孫晴川之騄孔叢伯廣林盧雅雨見曾孫盧二本皆多舛誤孔本稍善近陳恭甫壽祺始撰成定本八卷較之孫盧孔三本獨爲完備以上書

詩有四家毛氏獨傳漢書藝文志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但稱毛公而不著其名後漢書儒林傳始云趙人毛長傳詩是爲毛詩長字不從草隋書經籍志始稱毛萇傳然鄭康成詩譜魯人大毛公爲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亦云魯國毛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以亨爲大毛

公萇爲小毛公然則作傳者乃毛亨非毛萇鄭氏後漢人陸氏三國吳人淵源既近所言自可據依隋志殊誤而流俗沿襲莫之能更朱竹垞經義考乃以毛詩二十九卷題毛亨撰注曰佚毛詩訓故傳三十卷題毛萇撰注曰存意主調停尤爲於古無據矣

十三經注疏以詩毛傳鄭箋孔疏爲冠包羅古義融貫羣言他部莫能及也鄭氏發明毛義自命曰箋者六藝論云此論久佚今據正義所引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畧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卽下己意使可識別蓋如今人之籤記積而成帙故

謂之箋自鄭箋行齊魯韓三家遂廢然毛鄭義亦時有異同當時王肅王基孫毓陳統之徒或申毛以難鄭或又申鄭以駁毛袒分左右垂數十百年唐貞觀中因鄭箋爲正義乃論歸一定終唐之世無復歧趨至宋鄭漁仲恃其才辨始發難端南渡諸儒遂以掊擊毛鄭爲能事明胡廣等竊劉瑾之書作詩經大全著之令典於是專宗朱傳漢學遂亡然朱子從鄭漁仲之說不過不用小序耳至于詩中訓詁用毛鄭者居多後儒不考古書不知小序自小序傳箋自傳箋紛然佐鬭遂併毛鄭而棄之則非惟不知毛鄭

爲何語殆併朱子之傳亦不辨爲何語矣

朱子作詩集傳嘗兩易稿凡呂東萊讀詩記所稱朱氏曰皆其初稿其說全宗小序後乃改從鄭漁仲說今本卷首自序作於淳熙四年中者尚無一語斥小序其注孟子以柏舟爲仁人不遇作白鹿洞賦以子衿爲刺學校之廢皆仍用小序後因東萊太尊小序遂激而盡變其說自是以後說詩者攻序宗序遂兩家角立而不能偏廢自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以朱傳居先而仍附錄序說允爲持千古之平使朱子復生亦當心折也

詩序之作自元明以至今日爲說經家第一爭訟之端以大序爲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者鄭康成詩譜也以子夏所序詩卽今毛詩序者王肅家語注也以爲衛宏受學謝曼卿作詩序者後漢書儒林傳也以爲子夏所創毛公及衛宏又加潤益者隋書經籍志也以爲子夏惟裁初句以下出于毛公者唐成伯璵之毛詩指說也以爲毛傳初行尚未有序其後門人互相傳授各記其師說者曹粹中之放齋詩說也以爲詩人所自製者王安石也以小序爲國史舊文大序爲孔子作者明道程子也以首句卽爲

孔子所題者王得臣也以爲村野妄人所作昌言排擊而不顧者則倡之者鄭樵和之者朱子也然鄭樵所作詩辨妄出周孚卽摘其四十二事攻之質所作詩總聞亦不甚行于世朱子同時如呂祖謙陳傅良葉適皆以同志之交各持異議黃震篤信朱子而所作日鈔亦申序說馬端臨作經籍考於他書無所考辨惟于詩序反覆攻詰至數千言平心而論必以爲作自子夏則所引高子孟仲子乃戰國時人不應預入子夏口中以爲作自毛公則鄭風出其東門說本邱光庭召南羔羊曹風鳲鳩衛風君子偕老傳

意序意皆不相符不應毛公自相違戾其說以爲作自衛宏則毛詩出於西漢詩必有序而後可授受韓魯二家皆有序毛詩豈宜無序而必俟至東漢之世出之衛宏之手乎陳啟源毛詩稽古篇謂司馬相如難蜀父老始於憂勤終於逸樂用魚麗序班固東都賦德廣所及用漢廣序此尙是漢人文字若孟子答咸邱蒙語全用北山序勞于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云云似可爲詩序在孟子前之確證然又安知非作詩序者採用孟子之語乎故惟　四庫提要定首二語爲毛萇以前經師所傳以下續申之詞爲毛

甚以後弟子所附錄最爲精當也

孔子刪詩之說起於司馬子長斷不足信孔穎達謂經傳所引諸詩見在者多亡失者少不容孔子十去其九朱子亦謂當時史官編次散失故孔子重新整理一番未見得刪與不刪葉適亦謂論語稱詩三百本謂古人已具之詩不應指其自刪者言之近朱竹垞之論尤詳如謂行以肆夏趨以采齊同爲樂師所教之樂儀何以必刪之使堂上有儀而門外無儀射以騶虞貍首采蘩采蘋爲節何以必刪貍首使大夫士有節諸侯無節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

宮大射儀亦歌鹿鳴管新宮何以必刪新宮使歌有詩而管無詩商頌十二篇爲先世所校以祀其先祖者何以必刪其七而止存其五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詩之合禮義者莫過于此何以既善其義而復刪其詞且謂歐陽子篇刪其章章刪其句句刪其字之言亦不足信蓋詩之逸也非孔子刪之一則秦火之後竹帛無存口誦者偶有遺忘也一則作者章句長短不一而後之爲章句之學者或比而齊之也一則樂師矇叟只記其音節而亡其辭如竇公之於樂惟記周官大司樂而其餘不知制氏則僅記其鏗鏘

鼓舞而不能言其義也王制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今以太師之所陳大司樂之所掌輒取其篇章字句而刪去之非變禮易樂而何衰周之際禮壞樂亡孔子方考求之不遑而甘自取不從之罪哉

近代注毛詩者以乾隆間常熟顧鎭之虞東學詩十二卷爲最善大抵以講學諸家尊朱傳而抑小序博古諸家又申小序而疑朱傳故調停兩家之說以解其紛所徵引凡數十家而歐陽公及蘇子由呂東萊嚴坦叔四家之說爲多其某義本之某人必於句下注其所出又朱傳多闡明

義理而是編於名物訓詁聲音之學亦一一考證詳明蓋
能持漢學宋學之平書雖晚出於讀詩者不爲無裨惜坊
間未見刻本所當急謀重梓以廣其傳者也
吾鄉何元子楷撰毛詩世本古義依時代爲次始于夏少
康之世以公劉七月大田甫田諸篇爲首終于周敬王之
世以曹風下泉之詩殿焉　四庫提要譏其大惑不解又
稱其典據精確非宋以來諸儒所可及譬諸蒐羅七寶造
一不中規矩之巨器雖百無所用而毀以取材則火齊木
難片片皆爲珍物故百餘年來人人嗤點其書而究不能

廢其書同時永福黃文煥作詩經考八卷分爲六門一世系二畿甸三人物四天時五兵農禮樂六動植仍以經文篇第爲序包孕繁富旁涉曼衍其意欲與何元子抗衡一時而分量未之逮也何書原刻板久燬藏書家以爲奇貨近則吾鄉及浙中皆有重刊本不難家有其書矣

韓詩外傳雜引古事古語而證以詩句實後世詩話之權輿惟與經義不相比附故曰外傳別有內傳四卷見漢志則其亡久矣書中所采多與周秦諸子相出入班孟堅稱三家之詩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殆卽指此然兩孫

卵雛之喻董江都取之爲繁露君羣王往之訓班孟堅取之爲白虎通精理名言未始非六經之羽翼惟今本非唐宋之舊書中未引詩詞者凡二十八處又文選注所引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者七十餘家及漢皐二女事漢書王吉傳注引曾子喪妻事又曾慥類說卷三十八引東郭先生知宋將亡事又閔子騫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語又顏回望見一疋練事又孔子謂君子有三憂語又出則爲宗族患入則爲鄉里憂小人之行也云云凡五條皆今本所無則闕文脫簡均所不免汲古閣本尤多所竄改近

新安周壽原廷寀有校注本多所訂正可讀也以上訓詁

三禮之書浩如煙海承學者未必一一皆能儲藏更未必一一皆能涉獵而欲求擇精語詳之一書則當恭讀

欽定三禮義疏義疏采掇羣言分爲七例一曰正義直詁經義確然無疑者也二曰辨正後儒駁正至當不易者也三曰通論以本節本句參證他篇比類以測義或引他經互相發明者也四曰餘論雖非正解而依附經義於事物之理有所推闡者也五曰存疑各持一說義亦可通或已經駁論而持此者多未敢偏廢者也六曰存義名物象數

久遠無傳難得其眞或創立一說雖未卽愜人心而不得不存之以資考辨者也七曰總論本節之義已經訓解又合數節而論之合一職而論之者也三禮皆同此例包羅繁富選擇精嚴千百年來禮學悉貫其中矣

朱子因王安石廢罷儀禮獨存禮記以爲棄經任傳遺本宗末特撰儀禮經傳通解以存先聖之遺制其書未完而沒喪祭二門黃勉齋(幹)及楊信齋(復)續成之編纂不出一手分合移易之處尙未能一一貫通至我 朝江愼修(永)仿其例撰禮經綱目一書參考羣經洞悉條理實足終朱

子未竟之緒視胡文炳輩但博篤信朱子之名不問其已定未定之說無不曲爲袒護者其識趣相去遠矣

金匱秦文恭公因崑山徐氏讀禮通考惟詳喪葬一門周官大宗伯所列五禮之目古經散亡鮮能尋端竟委乃仿徐氏體例網羅衆說成五禮通考一書元元本本歷朝之制皆備焉亦學禮者所不可少之書矣

吾鄉林樾亭先生撰三禮陳數求義三十卷曰天時曰地域曰田賦曰財用曰職官曰學校曰明堂曰廟祧曰祭序曰祭儀曰郊社曰羣祀曰巡狩曰師田曰朝覲曰饗燕曰

飲射曰冠昏曰宗法曰喪服凡四卷曰喪紀凡四卷曰宮室曰冕服自序謂專取三禮本文反復尋繹以彼此前後相參證其三禮所無乃取證于諸經諸經所無乃取證于秦漢間人言之近古者於是疑者釋而窒者通輒抒所見著爲論辨雖於儒先舊訓多所違異不敢避也按是書初脫稿時余已粗讀一過融會諸說歸於以經解經實有渙然冰釋怡然理解之趣今梓行已久而世鮮稱之者同里陳恭甫乃深不滿是書阮芸臺先生輯刻　皇淸經解遂置之不錄殆因其多駮馬鄭與漢學不相入亦門戶之見耳平

心而論此書實有心得非陳恭甫輩所能爲也

紀文達師曰古稱議禮如聚訟然儀禮難讀儒者罕通雖欲聚訟而不能禮記則輯自漢儒某增某減具有主名亦無所庸其聚訟所辨論求勝者周禮一書而已周禮上自河間獻王於諸經之中其出最晚故眞僞之辨紛如惟張橫渠語錄云周禮是的當之書然其間必有末世增入者鄭漁仲通志引周處之言曰周公之周禮亦猶唐之顯慶開元禮預爲之以待他日之用其實未嘗行也惟其未經行故僅述大畧俟其臨事而損益之故建都之制不與召

誥洛誥合封國之制不與武成孟子合設官之制不與周
官合九畿之制不與禹貢合其說義近而未盡也夫周事
之可考者不過春秋以後其東遷以前三百餘年沿革損
益不知凡幾其人不必皆周公也於是以後世之法竄入
之其書遂雜此亦如後世律令條格率數年而一修修則
必有所附益特世近者可考年遠者無徵其增删之迹無
可稽尋遂統以爲周公之舊耳使以爲劉歆僞作則何必
闕其一官以待千金之購且歆宗左傳而左傳所云禮經
皆不見於周禮儀禮本七畧所收禮記亦劉向所錄而儀

禮聘禮所載與掌客之文不同大射禮侯數侯制與司射之文不同禮記雜記子男執圭與典瑞之文不同禮器天子諸侯席數與司几筵之文不同使周禮果出歆手又何難牽合其文使相證驗乎

河間獻王以考工記補冬官葉秀發時遂以爲周禮之累且謂漢武不信周禮由此一篇按考工記稱鄭之刀又稱秦無廬鄭封于宣王時其非周公之舊典已無疑義然南齊書載雍州盜發楚王冢得竹簡書王僧虔識爲科斗書考工記則其爲秦以前書亦灼然可知百工爲九經之一

共工為九官之一先王原以制器為大事存之亦可窺見
古制自鄭賈以外唐之杜牧之宋之王荊公陳用之祥道
林網山亦之林鬳齋希逸皆有注解惟我朝江愼修所
釋核蓋融會鄭注參以新說實有神解能傳古人制度之
精非僅供初學之省覽而已
自臨川俞庭椿作周禮復古編謂冬官實不曾亡五官所
屬皆六十不應有羨其羨者皆取以補冬官未免鑿空臆
斷厥後葉秀發邱鈞磯葵王次點與之吳草廬澄陳君復
友仁柯喬可尚遷皆沿其謬至庭椿謂天官世婦與春官

世婦夏官環人與秋官環人爲一官複出嘗省并之其謬尤甚二世婦二環人職掌各殊天官世婦爲王之後宮故與九嬪八十一御女皆無官屬至於春官世婦爲王之宮官故每宮卿一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六人鄭注以大長秋詹事中少府太僕爲證庭椿乃合而一之是誤以春官之世婦爲婦人也司馬之環人與秋官之環人所屬之中下士及史胥徒爲數亦迥殊庭椿束書不觀而漫爲此說欺人乎抑自欺乎

說周禮者以鄭注賈疏爲專門有宋周張程朱諸儒自度

徵實之學必不能出漢唐上故雖盛稱周禮而皆無箋注之專書明王平仲(志長)作周禮注疏刪翼於鄭賈之繁文多所刊削故謂之刪又雜引諸家之說以明其義故謂之翼可爲鄉塾之讀本然多采宋以後說浮文妨要蓋所不免故惠定宇有村師之譏吾鄉李耜卿(光坡)之周禮述注頗與相仿若方靈皐之周官集注惠半農(士奇)之禮說皆簡而能該詳而有要尤爲有裨初學也

漢武帝謂周禮是戰國黷亂不經之書其後尊信周禮數人皆敗事所以人益不信唐太宗欲行周禮魏鄭公云非

君不能行顧臣無素業耳此自是實話此書實可治天下然非講求有素如何施行非魏鄭公不肯爲此語若王安石則未免勇於自信矣安石之意本以宋當積弱之後欲濟之以富強又懼富強之說必爲儒者所排擊於是附會經義以鉗人口迨其後用之不得其人行之不得其道百弊叢生而宋以大壞則非真緣周禮之誤宋羅大經詠安石放魚詩云錯認蒼姬六典書中原從此變蕭疎是猶爲安石所紿而未究其假借六藝之本懷也

今塾師教人讀周禮每不讀叙官不知叙官乃經文綱領

其緐簡皆精義所關何得删去宋王昭禹作周禮詳解五官皆不載叙官厥後朱申作周禮句解亦沿其例因陋就簡不可爲訓乃坊間又有周禮節要之刻不盈一帙更所謂壞種流傳當付之一炬者也以上周禮

退菴隨筆卷十四

南海曾釗校